

王臨川全集

一
函十六冊

王
光緒九年
聽香館藏版
集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敘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尙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媿者也丞相早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爲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旣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雄讎正之

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
先後失次訛舛尙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
與也計爲之何客曰不然皐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
揚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爲將以備臨川之故事
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無時矣明窗淨
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
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劉揚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
客其爲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敘

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於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荆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爲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超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汨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爲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老蘇大蘇之集盛行於時也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

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尙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相業因并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增補較訂總之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爲備悉請予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之海嶽奚資於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鮮究其底裏何也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主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

此其蔽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開其蔽而
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非之
眞者其惟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崇仁吳澄序

員得其計二疎米劉國子以言平崇二吳舊章
亦同詣直以謝公儲蓄銘之平而當吳以災于薄景義之
此其難也一初之義公告其論限殊不靜無以聞其難而

臨川文集序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
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
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
卷書七卷啟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
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十卷舊聞浙蘇吳俱有刻公梓
里臨川顧缺無傳予忝收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
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讎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文取
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並傳
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小時
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喟公先君厲聲曰穉

兒母乃勦說時慙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咏勒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眴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矣旣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歎曰若公者豈獨長於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宏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眾排甚者冤以靖康禍本此非所

謂勦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
十二世孫王生瑞從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復稍助之以
延公祀云嘉靖丙午九月旣望臨川縣知縣後學象山應
雲鸞謹識

聖德神功

致公脈二氣散丙午八月朔聖德神功
十一世孫王主誕於丙午八月朔
聖德神功公墓不映祖塋墓祠以事師公而不襲衣

臨川文集後敘

邑侯應君雲鸞刻荆公集成余適東探禹穴窺石梁雁蕩而歸屬敘其後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繫焉雖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於經術雄偉精深長雄一代然其未嘗刻意殆亦天授視昌黎所誌子厚者遠矣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梓焉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陸黨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公以間世之英氣魄蓋世負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學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於天下遇大有爲之君而師行先王之

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志蓋昭然可觀也然而新法一行羣議鼎沸一時攻訐成風至詆爲奸邪其故何哉聖道絕而學術裂也夫聖人是非之準也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於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及其攝相未幾而諸亂政大夫勤師卹費豈羣情之所趨哉彼亦睿聖獨見治亂之原耳況夷狄之逼中國豈魯三都比耶乃有洞見亂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爲管仲者非夫子之所深與哉世喪道千有餘年非實得其墜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於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束私見而攣故習雖賢者不免焉則是非之謬於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於觀

遠意有所託則樂於黨同其勢然也昔充國平羌之策裴
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
而其始舉朝異之況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
之中葉國勢寢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遼夏爲急猶人癰
疽並發於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
公旣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而獨深憂之故每啟
昭陵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趨過
目前爲戒蓋欲早爲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蓋將通壅
滯實臟腑而攻潰之洗瘡痍而登之太和也一時諸賢旣
往或齊公之見怪其作用而乘客氣勝心以逞者又復攘
臂其間許以爲直不遜爲勇夫子之所惡也而世以爲賢

甚至攫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不幾於亂政者哉元祐盡
罷新法則雖幽厲之政宜可反而中興復文武之竟土矣
乃顧因循坐致靖康之禍卒使中國淪於夷狄一如公所
憂者果誰執其咎而顧橫加諸公是尙爲有是非之心乎
使繼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後則於公有光矣
豈至淪胥有敗哉當時問相之對博舉而不一及之者亦
以其素不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人明乃亦
不知薦以自代何邪一時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爲天
下忍之欲俟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
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從卒貽後悔非其有所蔽與公謂
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憂斯民

之左衽不以身家貳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於羣議果於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黨之私其心之於哀矜而有所忿懣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爲蔽不精於聖學之過也於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遠圖患於未形雖聖人不易也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虜變蓋公之餘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禦擊恢服諸策亦卒奪於讒議而幾危其身況公圖之於未形乎於乎有宋夷狄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於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於旣變之後則橫議之禍流也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於虜豈獨使公